

卢氏：千年古县的根脉与守望



□ 胡志权

在华夏腹地的豫西群山深处，有一片神奇的土地——卢氏。卢氏于战国时期韩宣王七年（公元前319年）置县，距今2300多年。它横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是迄今为止全国唯一有化石实物可考“猿猴揖别”的古老地域。县境内63处古文化遗址与22处古生物化石点星罗棋布，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的遗存层层叠压，无声诉说着文明在此延续的漫长岁月。

近年来，卢氏县以高度的历史自觉，主动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系统实证了“战国置县”“卢姓祖地”“扁鹊故里”三大核心文化标识。不仅厘清了一域之史实，更为理解早期中华治理、姓氏文明源流、中华医道起源提供了不可多得“基层样本”，展现了县域层面深化历史认知、坚定文化自信的使命担当与深邃智慧。

战国置县：铭于金石 的治理足迹

郡县制，是奠定中国大一统治理格局的基石。对卢氏建县史的精准考证，远非简单的年代追溯，而是管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演进的重要窗口。

文物是沉默的史官。20世纪80年代四川荥经出土的青铜戈上铭文“七年卢氏令韩岁，厥工师司马慈获”，确凿无疑地证明，韩国已在此专设“卢氏令”这一行政长官。20世纪90年代西安发现的秦代“卢氏丞印”封泥，则实证了秦帝国在此承袭并完善了县级建制的治理体系。这两件文物，与《史记·秦本纪》等记载相互印证，形成了“战国始置—秦代承袭”的完整证据闭环，将卢氏的建县史从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上推至战国韩宣王七年（公元前319年），提前了200余年。

卢氏之名的渊源远比战国更为古老。春秋时期“空首布”钱币，其上已有铭文“卢氏”。《古本竹书纪年》中“晋出公十九年（公元前456年），韩虎取卢氏城”的记载与此文物相互印证，将“卢氏”地名的可信史上溯至春秋时期。而《史记·周本纪》更记载，商末牧野之战中，参与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即有“卢”国，表明至迟在商周之际，“卢”作为方国已然存在。

卢氏地势险要，自古便是连接东西、贯通南北的咽喉。战国之际，风云激荡，七雄并起。韩国在

此推行县制，正是中央集权制度取代血缘分封，在这片兵家必争之地留下的深刻烙印。山河形胜与历史记载的高度契合，揭示了在此置县正是洞察时局、经略山河的卓越政治智慧结晶。

这种“因地制宜”“分级管理”“守土有责”的思路，至今仍影响着这片土地。今天，卢氏的城乡规划与产业布局，也延续着这种立足实际、循序渐进的治理逻辑。了解这段历史，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多了一份对家国的认同，也为地方发展注入了深沉持久的精神动力。

卢姓祖地：跨越千年的血脉印记

姓氏是中华民族独有的文化基因。2019年，河南省姓氏祖地与名人里籍研究认定中心正式宣布，卢氏县为中华卢姓祖根地。卢姓祖根地的认定是一项汇聚多学科智慧的学术工程，更是一项凝聚民族情感、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盛举。

考古发掘给出了清晰的线索。卢氏县所在的洛河流域，是河洛文明的重要源头。从揭示人类起源奥秘的“卢氏智人”化石，到新石器时代祁村湾遗址出土的大型房基、碳化谷物及带有鲜明炎帝神农氏文化特征的陶器，再到商周时期的古城墙与卢君冢，考古发现清晰勾勒出一幅从远古人类肇路蓝缕、到早期方国文明的完整演进轨迹。雄辩地说明这里曾是末代炎帝榆罔受封之“参卢国”的核心区域，是卢姓先民繁衍生息的故地。

文献的记载与之呼应。《庄子》中记载的上古部落“尊卢氏”，甲骨金文中频繁出现的“卢方”“卢伯”，以及《史记》所载卢国积极参与武王伐纣的史实，印证了其在商周时期作为重要方国的历史地位。从战国“七年卢氏令戈”到秦代“卢氏丞印”，则从国家行政建制的一贯性与连续性上，实证了“卢”地历史的绵延不绝与名号传承。

卢氏的山水之间，处处藏着“卢”的印记。县名源于卢氏山，溯源可直溯先秦。先秦地理典籍《遁甲开山图》残存原文明确表述：“卢氏山宜五谷，可以避水灾，因山以名县。”这种直接以姓氏命名的县在全国并不多见，昭示着此地与卢姓非同寻常、血脉交融的深厚渊源。境内还有卢氏川、卢氏水、卢氏岭等自然地名与卢古王寨、卢君冢等

人文遗迹交相辉映，共同构成一个完整而鲜活的“卢”文化地名谱系，吸引着一代代卢姓四海宗亲前来寻根问祖。

扁鹊故里：辉映千秋的医道曙光

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考证并确立“扁鹊故里”，正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具体实践。

扁鹊之名，早有渊源。据《卢氏县志》《重修大明寺碑》《卢氏古县索引》等文献记载，上古神农氏后裔、古卢国（今卢氏县祁村湾一带）名医扁鹊，因医术通神、活人无数，被世人尊称为“卢医”。此“扁鹊”生活的年代远早于春秋时期的秦越人，实为“扁鹊”这一神圣医者名号的早期源头。《史记正义》引《黄帝八十一难序》载，“秦越人与轩辕时扁鹊相类，仍号之为扁鹊”，说明轩辕时期古卢国扁鹊医术精湛，后人用“扁鹊”借指对医术卓绝者的尊称。因此，“卢医扁鹊”的珍贵记载，奠定了卢氏作为扁鹊文化重要起源地与精神象征地的历史地位。

今天在卢氏，仍可找到扁鹊洞、扁鹊山、扁鹊井、卢医庙等20余处遗迹，静静诉说着昔日“悬壶济世”的动人故事。扁鹊洞内，残存的“五运六气图”石刻，默默见证着古老的医理哲思；扁鹊井“药泉消疫”的美丽传说，寄托着百姓对健康安宁、祛病延年的朴素愿望。每月朔望，乡民赴卢医庙、药王庙祈福，端午时节以雄黄为小儿驱虫避疫等鲜活的民俗传统，仍在延续着对“医者仁心”精神的尊崇，成为扁鹊文化薪火相传的生动见证。

如今，卢氏正以“扁鹊故里”为文化品牌，推动中医药与康养旅游融合发展。在这里，连翘、五味子、丹参、苍术、黄精等道地药材，被誉为“青红黄绿，四色五味”，享誉业界。生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实现了“千年药乡”的当代复兴与蓬勃发展。

文化赋能：古县新生的振兴之路

“战国置县”的治理智慧，“卢姓祖地”的根脉力量，“扁鹊故里”的医道光芒交织融汇，深刻揭

2001年5月18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巴黎宣布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单，共有19个申报项目入选，其中包括中国的昆曲艺术，中国也成为首次获此殊荣的国家之一。昆曲原名昆山腔，其逐渐打开局面，是从明代中期开始。初期它只流行于吴中，后随宦商之迹渐遍全国，明末前已达河北、山西、广东、湖南、贵州等地。以其体局静好、含蓄细腻之品格，得到缙绅富室的青睐。虽为后起之秀，却一跃成为众腔之首。不少文人被它激发出巨大的创作热情，以昆腔传唱的传奇、杂剧，可谓词山曲海。

承古开今，百戏之师

在明清人眼里，昆腔唱的是古调曲牌，不少来自唐宋大曲、词调、宋金诸宫调等。因此它被看作古曲遗响、元音大雅。加之其剧目里不乏元杂剧、元传奇曲白原文。所以，尽管昆腔新戏不断，却总有“贯古通今”的风仪内蕴。到清代中期，它渐被习称为“昆曲”，这其实是一个尊称。

昆曲的表演艺术，上承宋元，明代继续磨炼，至清代中期臻达做工上的高峰。昆曲发达于清代地方戏涌现之前，很多剧种、戏班在发展初期，均以多学昆剧作为其生存策略。以至有些昆曲剧目至今还存留在一些地方剧种里。倘不用耳听，而仅就视觉形态——尤其身姿步态，很多剧种间并不易分辨彼此；因为在表演体系上，大家基本同宗，直接或间接承自昆曲。百年内，昆曲仍是越剧、黄梅戏、苏剧等年轻剧种、民族声乐与舞蹈艺术的资源宝库。

昆曲因祖上留下的“东西”多且精，所以一贯重心都在看守家底。其他剧种学了昆曲后，就放手发挥、创造去了，青出于蓝者不少；而昆曲“守”的担子更重，盘点家当、遵守规范、保持严谨，一向是昆曲界崇尚的方向。

百年曲折，危中得机

清代，伴随着昆曲艺术上臻于极致而来的，是其越来越高的演出成本——育人、行头、曲谱、身段等，无一不比乱弹班子费时、耗力、消耗许多。到清中期后，它的市场份额逐渐萎缩。清末民初时，民间专职昆班已属罕见了。昆曲艺人们会讨生活于一些士绅家族，为他们拍曲、教戏。因为在那个群体里，还有很多钟爱者。

整个20世纪，是昆曲跌宕沉浮、伤痕累累的100年。20世纪20年代苏州昆剧传习所好不容易育出数十个“传字辈”年轻艺人——他们组建的班社却在20世纪30年代几次濒危，最终解散。这为昆曲之难境又覆上一层阴霾。部分昆曲艺人、剧目长期在京剧、苏剧等团体中寄活着。20世纪后40年中，全国7大剧团里，6个都曾长期与京剧团合并，余下那一个，也与苏剧团长期共为一体。这除了造成昆剧不易保持原味而难免受京剧强烈影响外，演员的归属感、安定感，对昆曲剧种的认同感，极不稳定。

当然，这百年中也不全是挫折。好几次绝处逢生，喜从天上来：20世纪20年代昆剧传习所的创办、20世纪50年代“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2001年昆曲被评为世界非遗、21世纪白先勇的制作与巡演带动“昆曲热”。

幽兰雅致，意蕴高古

眼下，是百年来昆曲热度最高的时候；然因去古最远，其风格也趋于模糊。毕竟，它数十年来寄活于强势剧种。

明代人说它属“体局静好”那一类风格；还例举它常能触人心弦，动人乃其所长。这一特质几百年中一直保持。文化界素来称它“兰花”，且谓“幽兰”。“幽”字即言韵致，一种曲径通幽、意味深远、咀嚼不尽的味道。此为昆曲之灵魂。无论是一出戏，还是一支曲，大家磨的就是这种境界。“传字辈”沈传芷教戏时，会用他的苏州话——“俏丝丝”，形容这种精微的感觉。这是昆曲臻于化境之样子。

京剧常被喻为“牡丹”——雍容华贵，花中之王；广东汉剧曾被周恩来誉为“南国牡丹”；而评弹则是“茉莉”——清新浪雅。这些比拟，着实惟妙惟肖，都是风格与气质上的定位。

京剧唱腔高亢，念白也随之而高；昆曲唱腔不高亢，念白就不宜太高。京剧高亢，演员的精气神也相应地足，动作尺度大，眼神、微动作、微表情，无不适配“翻一蹬一蹬”的劲头，气场能撑满整个热闹的戏园子。昆曲不高亢，精气神不能吊太高，只随轻巧的“台一哒一台”，气场约略一个厅堂。昆曲重在“造境”，引导观者同入精神深处，幽远的境界。而唯“静”，才能入

曲径通幽 唯静入境

——昆曲的百年传承之路

□ 许莉莉

“境”。

决定昆曲风格、样貌的，是其成长环境。早在明代文人蓄养家班成风时，这种特质已然奠定。其文本是兰，曲唱是兰；身段是兰，眼神也要兰。

牡丹有牡丹的美，兰有兰的韵。互相不妨学习优良，但风格要纯，方不失自我。我国地方剧种丰富，各有各的风采。它们的很多优长是昆曲不能企及的——清代花雅之争，昆曲终被挤出了阵外。不过昆曲“兰”一般的品质、深邃的感悟和表达，一直被极为小众的人士们赏识和钟爱，靠他们的庇护和推举而存留到现在。

百年拾珍，温故知新

昆曲舞台与曲台尚存今日之家底，全凭过去百年来有识之士们的努力。他们的工作思路，不外乎：搜罗教学资源，统筹组织传承。又体现出两大理念：专业与业余之间无壁垒；创造与继承融于道。

搜罗教学资源，这是最核心的工作。“东西”都在人身上；收拢人才，最关键。然后搭建桥梁，让“东西”被传下去。早年韩世昌向吴梅学，姚传梦向钱宝卿学，都是由业余人士组织及资助，专业艺人从业余人士处传承昆曲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昆曲“继字辈”培养时，共搜罗有48位人士来执教，各行各业，社会身份多样。既有大师翁振飞，也有只唱唱不会演的小镇堂名师傅。学员学戏通常分头传承。这出正旦戏有人学了，那么其他正旦角就学别的正旦戏。昆曲“东西”多，而每人容量有限，传承必得分头做。至今，昆曲的“东西”仍以这种分散状态存于各职称级别的演员、在职或退休或离职的业内外人士身上。

当今舞台上的昆曲经典折子戏，有多重来历。其中一重可概括为“创造性挖掘剧目”。比如《荆钗记·开眼、上路》，是百年前昆剧传习所教师沈月泉按《审音鉴古录》所载身段谱新排的，曲友张紫东20世纪30年代初演过；新中国成立后经倪传钺传授，至今江苏、上海等地仍在演。又如《痴梦》，原本连“传字辈”都很少学；却被内行领导与顾问慧眼选中——请沈传芷传授给张继青，并在沈传芷教完回上海后，又做了大幅度创造性加工，包括着意营造那个昏幽迷离的梦境。像此类为挖掘遗产而全新排、半新排的剧目还有《写真》《离魂》《痴诉》《点香》《芦林》《挡马》《投渊》《卖子》《折柳》《南浦》等等。在“继字辈”演员口中，这类剧目真不少。更有如《千里送京娘》，连剧本都出自今人之手，却令人浑然不觉者。这些剧目稳稳地立在舞台上，被公认为传统、经典，在于其挖掘创造工作，合于昆曲之“道”。

百年当中，昆曲也早已尝试过其他多种新路。纵观前后，上述这条经典产出之路，堪称“守正创新中走出的活态传承之路”。

（作者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上接1版）

全面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的质量效能

“十五五”时期，退役军人工作将锚定全会确定的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这个目标，全面领会和准确把握全会精神，始终胸怀全局、登高望远，以善于战风险、迎挑战、克难关的责任担当，扎实做好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更好满足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强化思政引领，广泛凝聚退役军人意志力量。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拓展学习宣传贯彻的广度深度，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模式，以全

媒体方式、大众化语言、全方位多层次开展宣讲教育。规范完善荣誉表彰激励机制，建立退役返乡、走访慰问、逝世追悼等礼遇尊崇机制，擦亮“老兵永远跟党走”“最美退役军人”品牌，用身边典型、感人事迹、榜样能量，激励他们自觉把人生理想、家庭幸福融入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伟业中，切实让军人成为全社会尊崇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职业、让退役军人成为全社会尊重的人。

提升安置质量，推动实现人岗相适、人事相宜。健全完善与服役贡献挂钩、与个人德才匹配的安置机制，细化服役贡献评价体系，统筹采取考核选调、赋分选岗、考试考核、双向选择、直通安置、指令性分配等方式，推动落实基层党政机关公务员岗位择优招录符合条件安排工作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近照护服务制度，加大对因重大疾病、下岗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致困的退役军人帮扶救济力度。深化落实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规范，

度体系，探索建立统一的赋分安置办法，规范各类退役军人交接工作程序，加强重难点问题军地会商，提升交接工作质效。

加强就业支持，充分释放人才优势潜能。全面落实就业优先战略，优化就业创业服务、完善职业技能培训，健全与产业发展和退役军人就业需求相匹配的教育培训体系，深化“政校企”合作培训模式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机制，支持退役军人创办更多专精特新企业，鼓励退役军人在基层治理、乡村振兴、稳边兴边等重要领域发挥优势特长，以实际行动更好地服务人民、回馈社会、报效国家。

回应关心关切，持续完善困难群体帮扶机制。健全退役军人困难帮扶政策，探索建立对孤老失能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的就近照护服务制度，加大对因重大疾病、下岗失业、家庭变故、自然灾害等致困的退役军人帮扶救济力度。深化落实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工作规范，